



■ 杨壮 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已经走向了大国行列,中国的企业家也走出了国门。中国企业家走出国门之后世界对我们的期望很大,而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要赶超、赶追。特别是作为商学院来讲,商学院的目标实际是培养有国际视角的企业家,有国际领导力的企业家,这方面我们又有很大的欠缺。

第一,世界趋势发生巨大的变化。

政治和社会要求民主主义、公正公平、阳光透明的趋势遍布全世界,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无论是中东还是发达国家,甚至在美国都出现这样的倾向。国际化的思维,国际化的视野和视角已经渗透到中国的各个角落。现在到国外去,看到旅行的人数,无论是中国的企业家还是政府官员,无论是学校的学生还是大学的教授,中国人到处都是。从美国到欧洲,从亚洲到非洲,都可以看到。大家都在学习,都在认真思考,如何赶上世界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最主要的变化是数字变化、信息革命,而数字变化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但也给我们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面对大数据,很多企业家感到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做决策。整个数字化时代的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产品竞争的背后是我们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人才之争,而人才之争到了炽热化的地步。最近在我们北大国际商学院里有很多培训项目,其中有一个培训项目是医疗卫生行业。在这个行业里,国外的企业和国内企业竞争都很激烈。行业里竞争相当直接,在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的流动率每年大概30%—50%,可见人才竞争到了如此激烈之地步。

不仅在白领还有在蓝领。我去珠江调查企业的时候,看到珠江企业外面有很多人拿着牌子说招人,招进人我给你4000元,就像我们平常招揽生意一样。蓝领工人也很稀缺,这样给企业家带来的挑战非常大。再加上我们的价值观在多元化视角的社会、数字化视角的社会里变得尤为混乱。企业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但在整个执行达到利润目标上我们也出现了很多的混乱状况。

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之中,最大的问题是除了雾霾、环境污染,就是各式各样的危机,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环境危机四伏,这就增加了地区的不确定性。因此,21世纪全球趋势的三大特质是:复杂性、多元性、不确定性。

面对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国企业家和经理人特别急需提升自身的领导力、判断力、决策力、创新能力。在全球化的大局势下走出中国国门的中国企业也急需培养、发展、招聘更多有思想,有情商,有国际化视角和格局的复合型人才。

因此,在整个大局中领导力就是影响力,因为我们每一个企业家当真正走到国外的时候,我们身上的一言一行,企业的每个政策,对待当地员工以及当地员工所遇到的很多问题,以及了解当地的法律文化现象中一定要有自己的态度、价值观、信念和行动。这一点极为重要,这样就和中国的大国位置就能吻合起来。否则,你会发现中国的硬件很强,软件很弱,产品很强,人很弱。这点是我们商学院面临最大的挑战。领导力的核心是影响追随者的能力。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说过一句话,“领导力是让下属做你期望实现,他又愿意去做的一项艺术。”这是对领导力很重要的定义。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这个定义来讲,对于80后、90后可能更为困难。你让他做这件事情,他要问“Does it have meaning?”你再让他干一件事情,他会说“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

领导力就是影响力

会有影响力,缺这一条,你做得再好也会在整个国际化的过程中被淘汰掉。

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中国企业在财富500强中已经有100多位,但我们现在还是大,还不是强,我们做出了很大的业绩,还没有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中国的经历在世界发展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和它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在纽约,我很熟悉的地方待了15年,看到100多家中国企业在华尔街被摘牌——当然这里头有很多跨国文化的因素。但我们不得不说对国外的不了解,对国际化品质方面的缺失,可能是我们自己犯错误的根本原因,这一点要紧紧地跟上,认真地反思。

价值观来源于行动的动机和选择的排序,想做做的事情,做正确的事情。因此,我们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把原来的16字愿景改为“北大精神、社会情怀、国家发展、全球视野”,原因是在变化的时代,我们要有很好的社会情怀,在发展国家的政策,发展国家经济的过程中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因此,我们要求学校办学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是学生学习东西方的核心理念,让企业家知道办学的理念其实东西方有很多相同之处。

西点军校的理念是“知(Know)、行(Do)、成(Be)”。“知”和“行”对于中国人来讲很熟悉,尤其是熟读王阳明的人很熟悉,他提出“知行合一”,但对“成”字对没有信仰国度来讲比较生疏。“成”是一个中级概念,“Be”是“你是谁”,“从何而来”,“到何而去”。东方的哲学家稻盛和夫讲的三点是:能力、努力和思维模式,这点是东西方两个国家完全有异曲同工之处。能力实际和西方的知识是一样的,努力和西方的行动是一样的。思维模式,稻盛和夫讲的是价值观,世界观,你是不是个好人,你在做这个事情是为社会的利益还是为自己独自的利益,三者之间。我就想在这个点上,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西方领导力的理念,以及建立在佛教基础上的稻盛和夫的东方理念完全吻合在一起。

在此要扪心自问一句,我们的企业家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整个发展过程中你的文化理念和使命究竟是什么,因为只有明白这一条,我们才能在国际市场上真正做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领导力》在80、90年代和21世纪都对领导力进行了探索。

大家注意到,待人真诚永远是No.1。第二是有预见性,第三是称职、尽职,第四鼓舞人心、激励人心。这些年几乎不变,这是美国的simple。在我学生中我做了调研,(结果)惊人一致。第一条永远是待人真诚,极为重要。如果你做事违背了这条原则,永远不会给世人带来影响力,而且影响力总是负面的。库泽斯博士提出了五条原则:以身作则、共启远景、挑战现状、使众人行、激励人心。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中国领导者、企业家在行为举止上应该严格按照这五条原则去,因为我认为这五条基本准则不仅是国际准则,也是国内准则,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

我们北大国际在2004年就和西点军校建立了关系,每年带学生去学习西点领导力。我们发现西点军校领导力是培养学习的素质,这些品格素质从诚心到胆识,从执着到尽职,坚韧不拔的意志,团结一致的精神,统领和自我激励是企业家致胜的法宝。他们很多当兵的人在进入企业之后也能够成为一个很优秀、卓越的企业家。

因此,我想领导力与企业家精神是什么关系?企业家精神是有效领导力的根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素质、一种品质、一种梦想,清晰的价值观、使命、激情、务实、专注、胆识、刚毅、勇气、敢于反潮流、敢越雷池一步、敢为天下先、敢于创新、敢于变革,敢于承担责任是企业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气质。在中国企业面临多元挑战的今天,国际和国内更要提倡企业家精神。

以色列人均分享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国家的30余倍,中国的80倍,印度的350倍,这么小小的国家具备这种创新能力实在让人惊叹,也希望我们认真思考,因为这种创新能力,这种企业家精神也是领导力的核心和基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回忆一下。

他们第一要学会提问,第二经常质疑权威,第三爱好思辨,第四有自己的信仰,第五勇于尝试,同时还有包容的多元文化。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如果他自己不善于提问,没有独特的思想、独特的理念,不从众,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决定,永远不可能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反之,中国如果想得到这一点,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思考,不会质疑权威,不会提出问题,只会解决问题,那么我们中国不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所以,企业家创新的核心素质还是和领导力的品质有关系,它的弹性、毅力、自己的梦想、不怕风险、敢于打破规则、追求独立的人格、敢于挑战权威,这些都是对他来讲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看德国的企业,德国的福伊特经营里很多东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的企业把重点放在前瞻,发展了近百年来,它有很多理念,不受资本市场的影响。企业里我们看的西门子、奔驰和宝马,发现它们注重技术,注重专利,不断创新变革以及认真、务实、执着、低调的品质是我们中国企业家要认真学习榜样。三星能够发展到今天,它的以身作则,令行禁止,上下身先士卒,执行为王,它的执行力和领导力确实是企业发展必要条件,关键还是领导力。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利他经营”实际上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德胜洋楼是一家苏州的企业,它的领导者理念我觉得很振奋人心,这是个私人企业。他说,“一个没有自豪感的人是做不好工作的,一个没有荣誉感的人是不自信的,一个没有尊严的人是不可能信仰的。德胜永远做高尚的公司,德胜永远做充满良知的公司,德胜永远做捍卫正义的公司。假如与邪恶为伍才能生存,德胜哪怕选择关闭也决不屈服。”



信贷收缩 预示中国经济进一步放缓

今年一季度,中国金融机构大幅削减信贷供应900亿美元,凸显出北京方面整治中国庞大的影子金融系统的力度,也加剧了人们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硬着陆”的担忧。

与美联储(Fed)“逐步缩减”其资产购买规模的计划相比,中国货币环境以如此大的幅度调整可能会给新兴市场的流动性带来更大威胁。

4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社会融资总规模(涵盖范围最广的官方指标)在一季度减少了5600亿元人民币(合900亿美元),至5.6万亿元,同比降幅为9%。尽管两者无法直接比较,但值得一提的是,自今年初以来,美联储每月缩减的货币刺激规模为100亿美元。

经济学家将中国信贷收缩视为另一个

悲观信号。今天,中国会公布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人们担心该国将迎来1990年以来的最低经济增幅——1990年时,中国经济受到了国际制裁的拖累。

野村(Nomura)驻香港经济学家张志伟说:“我们坚持认为,中国一季度GDP的同比增幅将降至7.3%,二季度将进一步降至7.1%,这部分归因于房地产市场的疲弱态势。”一般认为,“硬着陆”是指中国今年的经济增幅低于7%。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一个尤为疲软的部门是房地产业,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销售额不断下滑。4月15日公布的信贷数据还揭示出,开发商依赖的一种影子金融的规模也大幅缩减。3月份,新增信贷贷款同比减少78%,至950亿元人民币。

(FT中文网)

“微刺激”与“挤牙膏”

“如今,要做一个乐观的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难。”不久前,一位观察中国经济多年的投行经济学家对我如此感叹,事无绝对,至少一季度GDP数字就超出市场预期。

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尽管为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最低,但仍旧高于市场此前普遍预测的7.3%。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固定资产投资与工业增加值增速双双出现回落,前者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3个百分点,后者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0.8个百分点。

比起数字差别,经济通过数据体现的方向性变化更值得关注。中国经济的放缓已是趋势,那么未来政策方向以及部署何去何从?中国总理李克强4月1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研究一季度经济形势,部署落实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确定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措施。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一句话——“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会是货币政策放松的开始么?

从政策本身来说,农商行等机构吸收存款、扩充资本金确实存在各种问题,放松存准金确实对农业融资有利,但是从全局解读,这一政策代表的指标意义更为强烈。在经济下滑基本确定而且经济金融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各类“微刺激”措施之后,更加持续的政策调整正在开始,我称其为“挤牙膏”式的方式,意味着应对经济放缓的对策将会陆续出台,而不太可能出现大手笔的刺激或骤然放松。

近期“微刺激”铺天盖地,这一名词最早也是因《金融时报》等媒体的报道而为人熟知。去年在我《解读李克强的“微刺激”》中就强调,“当下国人往往闻刺激而忧、闻消费而悦,这其实是一种误区。未来中国仍旧需要投资,但需要的是有效投资,无效和低效投资只能进一步

加剧过剩。这是韩国、日本、巴西等新兴国家告诉我们的经验。”

今年四月初博鳌亚洲论坛上,李克强在发言中表示:“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是中国当前宏观调控的基本要求,也是中长期政策取向。”合理区间如何界定?比起过去毫无新意的增长目标,今年“7.5%左右”的增长目标有了更大的灵活性。李克强在博鳌演讲时很可能已经知道一季度GDP数据,他亦表示7.5%左右表明有一个上下幅度,无论高一点或低一点,只要能够保证比较充分的就业都属于在合理区间。

问题在于,所谓充分就业的目标本身值得商榷。从此前的口径来看,中国官方认为达到7.2%才可保证就业,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以及第三产业的比例提升,这一口径其实难以令人信服。根据官方数据,2013年中国服务业首次超过工业,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4.9%,而第三产业比重达到46.1%,比第二产业比重高2.2个百分点,但距离发达国家大约70%的平均水准还有差距。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好于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随着其比例提高,新增就业岗位的提升空间潜力巨大。

以一季度就业来看,虽然7.4%算是谷底,但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就表示就业状况很稳定,而调研中很多企业反映招工不容易。这说明就业未来可能不是政策面临的首要约束,相反倒应该警惕老龄化带来的新增就业人口的不足。

目前外界对于中国经济第二季度是否反弹仍有争议,甚至寄希望于刺激以及放松。笔者认为,比起通过短期政策熨平短期宏观波动,更应该尊重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中国经济未来几年潜在增速的下滑趋势基本注定。在中国经济减速以及未来潜在增速的相关讨论中,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各界关注的焦点,这一指标意味

着经济的生产效力。近期学者伍晓鹰等人研究揭示,测算出中国工业 TFP(从1980年到2010年)年增长率仅有0.5%,远低于相似阶段的东亚经济体,而中国TFP如此之低,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介入导致资源错配。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挤牙膏方式施以“微刺激”,其最大优点在于“以时间换空间”,为未来即将到来而又无痛苦的经济转型过程做好准备。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该明白自身“有为”与“无为”,“有为”意味着可以减少经济转型带来的震荡,而“无为”则意味着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趋势无可避免,强行介入只能重蹈“四万亿”窠臼。

有趣的是,李克强在博鳌演讲亦强调“定力”:“面对当前复杂形势,我们既要冷静观察、保持定力,又要未雨绸缪、主动作为。宏观调控要把握总量平衡,更要着眼结构优化,根据形势变化合理把控调控的政策力度,适时采取针对性强的差异化措施。”这可以看做是对外界追问刺激政策的一个回应,大手笔刺激政策虽然可以一时激活经济,但最终却对于长期增长没有裨益。我对四万亿带来经济苦果已经有很多分析,而学界亦有研究验证,四万亿刺激提升GDP年增长率3.2%,但是效果仅仅持续两年。

从政策观察而言,强调掌控力,是强调短期,定力,是着眼长远。时间回到2012年,时任中国副总理李克强亦出席了博鳌论坛并发言。我当时在《李克强的博鳌方案》指出,“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是李克强提出的“博鳌方案”,也代表未来中国追求的经济目标,但这一目标显然易行难,如能真正实现,其意义不仅止于中国,也可以为亚洲和世界做出应有表率。两年过去,一切实现了多少呢?站在更长一些的时段来看,两年不过转眼一瞬,有远见的政治家,其个人传奇应该交给历史与未来解答。

(FT中文网)